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ERTRAND RUSSELL

社会改造原理

〔英〕 柏特兰·罗素著 张师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XIFANG XUESHU YICONG

社会改造原理

〔英〕 柏特兰·罗素著 张师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F.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Reprinted April 1923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温文”出版公司 1923 年 4 月的重印版本译出

封面装帧 孙宝堂 邹纪华

西方学术译丛

社会改造原理

〔英〕柏特兰 罗素著

张师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周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14,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21,001—66,000

书号 2074·188 定价 1.15 元

“西方学术译丛”近期即出品种

《历史研究》(上、中、下)

〔英〕汤因比

《哲学通信》

〔法〕伏尔泰

《历史中的英雄》

〔美〕悉尼·胡克

《人本主义研究》

〔英〕F.C.S.席勒

《人的问题》

〔美〕约翰·杜威

《社会改造原理》

〔英〕柏特兰·罗素

《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

〔奥〕欧特爾·霍利切

《指号、语言和行为》

〔美〕C. W. 莫里斯

《确定性的寻求》

〔美〕约翰·杜威

《彻底的经验主义》

〔美〕威廉·詹姆斯

《开放自我》

〔美〕C. W. 莫里斯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美〕悉尼·胡克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

〔比〕亨利·皮朗

西方学术译丛

出版絮语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

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罗素和他的《社会改造原理》

柏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本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问题的研究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结合起来,而且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罗素晚年享有世界范围的名望,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作为一个道德的和社会的宣传家而取得的,但是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而赢得的。

罗素生于1872年5月18日,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著名的自由党政治家,曾两度担任首相。柏特兰·罗素三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被寄养在祖父母家,由此继承了祖母的道德热情。他从小就对科学研究发生兴趣,十一岁时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十八岁时进入剑桥大学,考取了怀特海主持的研究班,并结交了哲学家麦克泰戈、穆勒等。在大学读书期间,他获得了数学荣誉考试第七名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一名。

1896年,罗素出版了他的七十一本著作和小册子中的第一本——《德国的社会民主》。四年后,又出版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说明》。这一年,罗素对数理哲学的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当时他认识了提出数理逻辑系统的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掌握和扩充皮亚诺的方法的基础上,罗素写了《数学基础》(1903年)一书。为表达新的逻辑系统,他又与怀特海合写了名著《数学原理》(三卷本,1910—1913年)。罗素从事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在

数学上，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曾对二十世纪的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

罗素在写作《数学原理》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他对政治的兴趣。在费边社的影响下，他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但不久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为自由贸易而斗争。继而又发动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参战受到国内人士的热情支持，这使罗素非常愤怒，就专心于撰写反战文章。不久他写作了《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之路》。由于罗素反对本国政府，为此他被送进监狱。在狱中，他开始着手写《数理哲学导论》和《心的分析》，后一部著作把他的经验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出狱后不久，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一年。回国后，他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1926年）、《物的分析》（1927年）、《哲学大纲》（1927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教徒》（1927年）、《怀疑论文集》（1928年）、《婚姻与道德》（1929年）、《快乐的取得》（1930年）。这些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冲击力，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这些著作虽然缺乏罗素的较富有学术气味的著作所具有的那种深刻性，但表达了罗素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人道主义，鼓吹某种程度的性的自由。

由于生活所迫，罗素更加依赖以写作为生。他于1934年出版了《1814—1914年的自由与组织》，1935年出版了《论宗教与科学》，1936年出版了《什么道路走向和平？》。在1938年出版了《论权力》以后，他的注意力又转到哲学方面，出版了《意义和真理的探讨》、《西方哲学史》、《人的知识：它的范围和限制》、《我的哲学的发展》等哲学名著。两次大战结束后，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爆发，罗素撰写了《常识与核战争》、《人类有前途

吗?》等书,表达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罗素于1970年2月2日去世,终年九十八岁。

《社会改造原理》是罗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和平而撰写的。他日益看出这场战争不涉及原则问题,最好的建议则是能得到自由的制度,建立民主管理。为此他企图创立一种政治哲学,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秩序的模式。在此书中,罗素论述了“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的原理,强调国家、战争、宗教和婚姻应该体现创造性的解放,并认为创造性的解放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他就是运用这一原则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制度,即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创造性和最少的适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种制度。以此为蓝本,罗素又想象了一个世界国家。在这个世界国家中,通过经济结构方面和人生哲学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反对用武力解决争端。为此,这个世界国家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权力下放到各个独立的组织,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家的责任是在保健、教育和科学研究上,目的是“给每个人以政治活动的范围,小到足以使他发挥他的兴趣与才能,并尽可能把国家的职能限制于在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和平。”罗素想以世界国家的模式来防止战争,为保障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应当指出,罗素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在争取人类和平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热忱,他的观察解决社会问题的独到方法以及他对社会问题某些环节的深刻剖析,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中译本于1959年由我社出版。这次重版,校正了发现的几处错讹。

一九八六年十月

原 序

下面这些演讲稿，是在1915年写成而在1916年开头的时候用来演讲的。我曾希望把它们大部分加以重写，以减少它们对于主题不适当的地方；但是，其他似乎更迫切的工作插了进来，因此从容修订的机会，展望起来，显得遥远了。

我的目的是要建议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信仰，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大多数的冲动可以分成两类，占有的和创造的，这是根据它们的目的来分的，看它们的目的是在于获得或保持一些不能分的东西，还是在于为世界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象知识或艺术或善意，在这些东西里面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数是建筑在创造的冲动上面，而最坏的生活大多数是由爱好占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制度对于男女们的性情，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应该牺牲占有性来促进创造性。国家、战争和财产是占有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体现；教育、婚姻和宗教应该体现创造的冲动，虽然它们在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创造性的解放应该成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原则。就是这个信念引导我写成这些讲稿的。

1916年9月

目 录

原序

I	生长的原理	1
II	国家	23
III	战争作为一种制度	43
IV	财产	64
V	教育	83
VI	婚姻和人口问题	98
VII	宗教和教会	115
VIII	什么是我们所能够做的	132
附录	名词对照表	148

I 生长的原理

对于一切能接受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们，战争已使他们原有的信仰和希望起了某些变化。至于各个事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要看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是普遍发生的。在我看来，通过战争，我们所能学到的，主要是对于人的行动的动机有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这些动机是什么，根据我们合理的希望，它们将会变成什么。这种观点，如果是正确的话，在这个危急的时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来看，似乎比较传统的自由主义，更能站立得稳。下面各个讲题中，虽然只有一个讲题讨论到战争，但是全部都是由上面所说的关于人的行动的动机的观点启发出来的，而这个观点又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我所以要作这些讲述，就是希望在欧洲能建立一些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厌恶战争。要实现这个希望，虽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非有巨大而根本的改造不可，但我深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视战争为必要的信念和热情，他对于一般人的活动，自然不免形成隔离，而且有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感觉。当全世界遭难，使怜悯心达到最高度的时候，这种怜悯心就能使人跟自行毁灭的冲动脱离，虽然这种冲动盛行于欧洲。怀着救人类于自趋灭亡，那种毫无结果的愿望的人势必使他跟潮流对立，因而遭受敌视，被人认为没有感觉，而一时无法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样的人要免于被人敌视，虽不可能，但自己尽

力抱着想象中的谅解和由此而产生的同情的心理，不跟他人相互为敌，那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谅解和同情，必定不能医治使世界受苦的病根。

对于战争有两种看法，我以为没有一种是恰当的。在我国有一种通常的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是由于德国人的凶恶；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认为，战争起因于外交上的纠纷和各国政府的野心。我想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怎样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德国人和各国政府的成员都完全是普通人，被那种驱使着别人的一样的感情所驱使。他们跟其他世人比较起来，除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外，并没有两样。非德国人和非外交界的人们，也轻易地接受战争，对于不正确和不充足的理由也表示同意。如果深恶战争的思想，早就传播于其他国家或其他阶级的人民中间，那么上面所述的情况就不会如此了。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相信真实的事情，这就表明人们的冲动——不一定表明每一事件中个人的冲动（因为信仰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可以表明社会上一般的冲动。有许多事情，并没有足以使人相信的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大家都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在下意识里，我们的本性渴望着某种行动，而这些行动就产生于这些信仰，使本来不合理的事情看成为合理。没有根据的信仰，就是冲动对于理性所表示的敬意。这里的人和德国人正由于这些相反而实相类似的信仰，大家都认为有从事战争的义务。

对于一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其第一个自然发生的思想是：倘使人能更多地为理性所控制，那多么好。对于那些看到战争定会使参战者受害无穷的人来说，战争好象纯粹是一种狂病，一种集体的疯狂，犯了这个病，把和平时所知道的事情，全给忘了。如果能把冲动加以更多的节制，如果思想能够少受些热情的控制，那么人的头脑就可以抵御战争热狂的侵袭，而有纠纷，

也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处理。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如此,还嫌不够。凡愿望作正确思考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这种愿望化为热情,才能用这种热情来控制战争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能控制热情,也只有一个相反的冲动或愿望才能遏制另一个冲动。正如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要建设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性是太消极,太缺乏生命力了。要防止战争,不能单靠理性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才能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和热情。需要加以改变的正是冲动的生活,不仅是思想清醒的生活。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愿望所起的作用常是可以充分地认识的。当人们觉得自己有不很满意的地方,而又不能立即获得满意的时候,想象就会在他们意识中产生一种思想,即想起一些他们认为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事情。一切的愿望都包含着从感觉需要到需要获得满足之间的一段时间。由愿望所鼓舞起的行动,就行动的本身来说,可能是痛苦的,达到愿望所需的时间或许是很长的,而且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甚至是涉及我们身后之事的。意志,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主要在于顺着愿望,追求较远的目标,即使涉及的行动要引起痛苦,并且要受到不合适的但较近的愿望与冲动的诱惑。这一切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政治哲学,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根据愿望作为人类行为的源泉。

但愿望只能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是比较自觉、明显和文明的部分而已。

在我们的本性中,比较偏于本能的部分,都受制于追求某些活动的冲动,而不是受制于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试看儿童的奔跑和叫嚷,并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是由于一种要跑要叫的直接冲动。又象狗对着月亮吠叫,也不是因为它

们想到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因为感觉到一种要吠叫的冲动罢了。所以促使人做出吃，喝，恋爱，争吵和说大话等等的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凡是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人们，一定会说人之所以要说大话就是要想人家器重他。但是我们大都能想起：有时候我们明知说了大话要给别人看不起，而还是要说大话。所以出于本能的行为通常会达到适合于人性的结果，但并不是由于要达到这种结果，才去做的。那些行为都是从直接的冲动出发，而冲动往往是强有力的，即使在不能产生正常的、合意的结果时，也是如此。成年人喜欢想象自己比较儿童和狗更有理性，因此不自觉地把冲动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对自己隐瞒着。这种不自觉的隐瞒，往往是产生于某种一般性的计划。当一种冲动不能在发生的时候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获得满足这种冲动时的预期后果。如果这些后果中间，有一部分为理所当然要产生的，而且是显然令人不愉快的，那么预见跟冲动之间就要发生一种矛盾。假如冲动软弱，预见就可能胜利，这就是所谓按照理性行事。假如冲动坚强，那么或是预见被歪曲，把不愉快的后果忘掉，或是有些英雄式的人物，就会不顾一切地接受这些后果。当麦克白明知他注定要战败时，他毫不退缩，并且喊道：

痛击，麦克道夫，
谁先叫“停止，够了”，谁就该死！

但是具有这种强烈和大胆的冲动是不多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冲动如果强，由于下意识的作用，他们常常会说服自己：放纵冲动，就会得到好的后果。一切哲学，一切伦理评价的体系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都体现一种屈从于冲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冲动的放纵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根据。唯一真实的思想，

产生于好奇的、理智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人有求知和求理解的愿望。但大多数冒充的思想，实际上是由非理智的冲动所引起，只是一种说服自己的手段，以为放纵了这种冲动，就不会使我们失望或受到害处。^①

当一个冲动受到抑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剧烈的痛苦。我们可能放纵冲动来避免这种痛苦，那时候我们的行动是有目标的。但是痛苦的存在是由于冲动，而现在只是把这个冲动引到一个行动上去，并不是把它引到避免因抑制冲动而生的痛苦上去。这样说来，冲动本身还是没有目标的。至于逃避痛苦的目标，仅仅发生于冲动暂被抑制的一转瞬间。

冲动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于愿望。愿望是有它的地位的，但是没有它看起来那样大。冲动常带着一连串服从它的、想象出来的愿望：它们使人以为所希望的是冲动满足以后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些结果才去行动，而实际上，他们的行动，除了行动本身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一个人写一本书，或画一幅画，当初或许自以为他的目标是在于获得称誉；但是一旦完成，如果他的创作冲动还没有耗尽的话，那么对于已成的作品，他又不感兴趣，将会着手于另一件新的作品。这个道理适用于艺术创作，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项：直接的冲动是在推动着我们，而我们想象中的愿望，仅仅是冲动所披着的外衣罢了。

愿望，跟冲动相反，在人类生活的调节中，确实起了愈来愈多的重要作用。冲动是反复无常、杂乱无章的，因此不容易把它纳入一个有条有理的规范之中；在儿童或艺术家的生活中，或者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伯纳·哈德所著《疯狂心理学》（Bernard Hart "Psychology of Insani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14年版），第5章，特别是第62—65页。

可以容忍,但是对于应该严肃的人,是不相宜的。几乎一切有报酬的工作,都是从愿望出发去做的,并不是从冲动出发的:就工作本身来说,是或多或少会使人感到腻烦的,但是能得报酬是合乎愿望的。人在工作时间内的一切严肃的活动,除了少数幸运的人以外,主要是受到愿望的节制,而不是受对于这些活动的冲动的节制。在这方面,很少人看到有什么坏处,因为大家认为在工作中不能让冲动占有满意的位置。

一个人对于一种冲动,如果在实际上和想象上都没有关系,那么在他看来,这种冲动永是疯狂的。一切冲动实质上是盲目的,那就是说,冲动不是从对于后果的任何预见所产生的。对于一种冲动没有关系的人,关于这种冲动将发生怎样的后果,和必然发生的后果是否就是预期的后果,都另有一番估计。这种不同的意见,看起来好象是合乎道德与理智的,但实质上是发生于不同的冲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动上的差别如继续存在,那么彼此的见解就无法归于真正的统一。凡是生气蓬勃的人,同时也必然具有强盛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在旁人看来,或许认为完全不合理。盲目的冲动有时引导到毁灭和死亡,但有时也可以引导到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盲目的冲动是战争的来源;但也是科学、艺术和爱的来源。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冲动的削弱,而是引导冲动到生命和发展方面去,不是引向死亡和腐朽方面去。

用意志来完全控制冲动,虽然道德家有时作这样的宣传,而为了经济上的需要,也往往被迫这样做,但实际上是不适当的。人的生活,如果专门给目的和愿望所支配而完全排斥冲动,会变成一种使人厌倦的生活;使生命力消耗净尽,结果会使人对于原来要达到的目标,变为冷淡和漠视。如果全国人都过着这种生活,那么全国将变为软弱无力,没有足够的把握来认识和克服为达到它的愿望所遭遇到的阻碍。工业制度和组织经常迫使文明